



博學  
聖人著之簡策  
傳以告後進亦謂  
後人也（朱子注）

七經雕題畧七之二

先進

語之下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 君子

首節、夫子末年真是非、姑括目前所親、假作之品題

耳、

高中玄曰、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言、

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為此說、

是將先進後進相舉、而現出其君子時人、揆揆君子

是困莊、野人是率品、若夫文望之意、自然包在內矣、

博案管子  
聖人著之簡策  
傳以告後進亦謂  
後人也。(弟子說)

七經雕題畧七之二

語之下

先進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 君子

首節夫子未作真是非姑據目前所觀假作之品題耳

高中玄曰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遠言時俗之弊故為此說

是將先進後進相影而現出其君子野人摸樣君子是閑雅野人是率易若夫文質之意自然包在內夫



子未嘗言先進是文質彬彬者又未嘗言後進是文勝者恐不當靠文質作解

○德行顏淵閔子騫

教人因林固然但在此章不必論者

回也非助我者也

是章不見聖人謹德之意胡註恐失窾

○考哉閔子騫

論語中無名閔子騫者豈以字行者乎

○南容三復白圭

據家語亦無字何故作之

孔安國曰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不當據家語作每日三復

○季康子問弟子

答辭相肖偶然耳問同而對有詳畧自然之理也豈有意義一時問答雖孔子安能自記亦豈若印板然哉假令定公問焉孔子豈能與答哀公不爽一字哉范註恐泥

○顏魯請子之車

註顏魯受學據家語也然是不足信者不必言

不可徒行

舊館脫駢，恐非實事，不當據作說。

所謂命服命車，不弼於市者，謂肆屨不衍賣也。若貧乏作賣車馬，何必於市，亦何不可之有。當時天子有三五副乘，則未必不賣也。且命車果不可賣，則一言拒之足矣，不須論徒行。顏路亦何可詰。

孔子於顏子，猶父子之親，不當引所識窮乏者作說。又以吾之有無、義之可否，為兩截未粹。蓋物有有無，典可否不相于者，亦有可否。生於有無者，若是章全。

從者曰：子嘗云是既畧，猶其不覺過哀也。有物乎，意解極是。

事鬼神亦人事之不可缺者也。非難明無益，子路未能悟，迨而末遂，故夫子不

生於有無之可否矣。夫子即多財，雖捐貲為買擲，可也。不必拘於車。

夫子本意在欲守本分，無虛飾。胡氏所論，恐皆失窾。

○有慟字

非問辭，意謂無慟則已。有慟則不慟於回，而慟於何人也。非不自知之謂。

○未能事人，焉知死

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邢疏：孔子言尚未知生時之事，則安知死後事。

告使其先用力於  
道亦猶親戚不悅  
無亦外交之意也  
問死亦然未能事  
人未知生孰子路  
地任言非謂究竟  
鬼神不可事死不  
可知也

辨疑仲尼之道不出於人倫彛則之間未聞教人出  
明次序必須知死也後能知之亦何所用夫子正為  
所問迂闊不切於事用故云云知生謂知處生之道  
非徒知其出如所以生也生當為者尚且未知又焉  
用求知其死乎此正教之使盡人事所當為者非教  
事鬼神而告知死  
王溥南曰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  
而妄意出遠實拒之而不告也  
○不得其死然

邢疏然猶焉也

○由也升堂

不敬子路之門人皆未升堂者故有是喻也謂子路  
不可不敬之意以警門人耳非徒釋之

○過猶不及

師高元同等人品而才德氣象自有過不及之異耳  
故夫子猶之也若夫賢知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元  
自大有迳庭此不當接作解

○非吾徒也 攻之可也

辟馬融云邪辟文  
過、愚接如之、哀故  
而辟之、偏也、朱  
注以辟字是便辟  
非是、  
便、寤也、便、寤、人  
君左右便習之寤  
臣、義、與便、便異、  
楊氏蓋依古注辟  
讀為僻、故曰四者  
性之偏、未可非也

張彦陵曰、非吾徒與鳴鼓、一氣說、勿用師嚴而友親  
作轉、

丹子之過、在苟稱主意也、謂心術不明可也、然未可  
以急仕罪之、

○柴也愚

註知不足而厚有餘句、以語子羔之為人、則可以解  
愚字、則不可、愚字、何曾有厚有餘之意、且愚魯辟嘑  
皆議其短處也、何獨於愚、短中討長處也、

師也辟 由也嘑

辟、兵、謎、反、壁、同、下篇及便辟、亦然、孟子、便壁不足使  
令、可徵、便壁、謂便於容、而順適於人、

按揚註、四者性之偏、性蓋指氣質也、是說未穩、夫愚  
與魯、實氣質矣、若辟與嘑、則全由習蔽而生、豈容歸  
罪於氣質哉、

○貨殖 億則屢中

億中、即在貨殖上、非兩項、

人有資業、日月滋息、復何害、唯其用私智、廢居轉買  
以殖其財、是所以有不受命之訾矣、

按貧而無詭章、註曰、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似得之、不當以貨殖為少時事、

高中云曰、註非若後人之豐財云云、曲為之說耳、賜不幸言而中、是論他事也、此不當援作說、

有人於斯、不仕受祿、又無田園資業、但畧轉貨、資為生也、一聞性天道之說、忽輟業、廢生、以凍餒其父母、妻子、可乎、子貢之事、恐未可懸斷矣、且回與賜也、其家業生理、今皆不可知、而後儒往往在仕途中發議論、曾不察農高隱淪之流、宜乎硬塞不通、又按回也、

年在少壯、而顏魯未老、蓋強健持家事也、則回也是

子姪中之一人矣、是又與賜也、是勢大不同、

隋唐以降、下第貧學、手中無一錢、乞貸於親戚隣里、

亦可以度歲月、是無他故、幸博一舉、輒有報怨報德、

手段、是以乞者不為鄙辱、予者不為傷惠、又有謂奇、

貨可居、樂奉資者、或懼怨毒而勉强焉、不特親戚隣、

里也、况今之富貴者、往往過是淵來者、故易為通濟、

後人慣見是風、以論三代學者、猶方枘而圓鑿矣、三、

代豈有遊手乞貸學者哉、



○問善人之道

善人非專由美質說已見于述而篇附而國變又三善人亦自有見識有力量不止不為惡如克殘去殺可以見矣與所謂善等異科

○有父兄在

由也

兼人

葛屺瞻曰有父兄在殊非稟命之說凡事俱須照顧前後不宜直前遽行只是要加躊躇之意兼人猶倍人也能食數人之食者謂之食兼人文義可以見矣

人物如是亦由氣稟

退與兼人亦以成人物而言不必專就氣稟作解

○類洎後以女為死

後謂後至也

張芑山曰吾以女為死者蓋驚喜之辭非意料之語也

向者意料死矣故今見其至乃言之喜忘在言外

孰能當作其肯

胡註上告天子以下不必講其論蓋正然周朱天子方伯孰能為匹夫匹婦後儻哉類洎匹夫亦何由得踐天子方伯之廷哀求告訖哉申包胥之事固非其倫乃謂類子必然不亦迂乎胡氏之論類如此

○弑父與君亦不後也。五刑之屬，弑父與君，其罪最重。然則弑父與君，亦不後也。辨疑子然所問，夫子所答，皆非專指季氏而言也。不後，謂其主自弑其君父之舉，而不後之也。只是不黨大逆之意矣。非謂二子不與弑其君父也。註死難不可奪句，似失竅。

夫子不許大臣於二子，故子然更發問，而卑論後者也。二河水不相容，尹註混同之，恐失之。

○有民人焉，有社稷。

凡社稷者，指國家之辭。所謂社稷之臣，社稷存亡，國

君死社稷之類，皆是非特謂社壇稷壇之事也。凡典禮法度，奉公治職，皆包在社稷內。註治民事神句，慢神虐民句，恐泥。

民人社稷一條，子路固非有是見識而勸子羔仕也。亦非理屈詞窮而後故換出是語也。蓋夫子不可是舉，而子路心不服，突然設是語，以抗論耳。故夫子惟斥其佞，而不復辨是語之是非也。

是故惡夫佞者

猶言君子所以惡佞者，以其如此之故也。非直斥子

路為佞者而謂吾惡子路之佞也。註惡大迫切。子羔蓋既後孔子學，但未成熟耳。註初未嘗學，句意過當。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何晏曰：方，義方也。

鼓瑟希，鏗爾。異子三子者之撰。

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者，投瑟之聲。

皇疏希，疎也。

葛屺瞻曰：撰是撰述，所陳說的便是。

蔡說本平黃氏日抄

浴乎沂，喟然興點。

蔡虛齋曰：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以，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魯哲浴沂詠歸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歎，蓋所感深矣。所興雜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興點哉？程子竟舜氣象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

張芑山曰：通章見夫子志在用世，惜時不我興意。三子皆為國之事，皆是先事揣度，酬知處，獨點不問人。

知、就現前、說出一段不願升、無入不自得的境界來、便觸動夫子莫知之感、故不覺喟然發嘆、非謂點所見者大、合心性事功為一、即此是堯舜氣象、不煩等待、豈包括三子、而極贊美之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云、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箒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蓋已深知其非、魯哲狂者、絕意於世故、且睥睨三子、駕出乎其上者、故其言如此、又所答非所問、故亦難乎言之、得夫子

三子者、出、曾、哲、問、其言、是似、非、笑、語、三子之言者、

亦谷言其志之語、而後開口、其意可見矣、猶言公麼事功、欲為而弗得焉、猶且規、安勞夢想、可笑可鄙、我乃眼前三盃濁醪、一枕清風、吾願足矣云、爾此不特胷次洒落、即所以笑罵三子耳、註多過當處、不必講、曾哲長往不返者、意甚適、夫子之與之、大有苦心處、曾哲之言、總是興夫子之嘆而已、其實非志同之謂、

知我現前說去不礙不礙外無入本自得的境界  
 使弱而大乎大知之德故不覺增進非謂其  
 能者大合心而為一所以是也其有不效者  
 張官替長言然則無味是之德而自與替非在  
 其言替長言然則無味是之德而自與替非在  
 其言替長言然則無味是之德而自與替非在  
 其言替長言然則無味是之德而自與替非在  
 其言替長言然則無味是之德而自與替非在

顏淵

○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 為仁由己

蔡虛齋曰：兩箇克己復禮畢竟都同，但下句須添一  
 能字，上句以用功者言，下句以成功者言。

又曰：由今而觀，萬世莫不歸於顏子矣，豈不信哉。  
 歸如字，服也。天下歸仁，極言其效也。孟子，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與此同。

由己，謂其事一在我，而難仰他人而已。是鞭策之語，  
 未見無難之意。

是章、氣質偏性、不當挾說、謝註恐蛇足、

非禮勿視

非禮、典易、君子以非禮不履、中庸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正同、邢疏引視瞻毋回、毋側聽、得之、典目不視、非  
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不同、

○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

燕居亦有申、文、之時、蓋弛張隨時、各當其可也、  
己不當硬執敬字、言未出未使之時、亦只敬也、  
聖人誨人、因其材、有淺深而已矣、恐不當有二道矣、

且如克己復禮一句、謂之乾道、猶可也、至非禮勿視、  
勿聽、勿言、勿動、非坤道而何、

○言之得無訛乎

非因牛之多言、聖人之言、恐不止此、程註未穩、

○人皆有兄弟

蘭洲先生曰、疑是司馬牛兄弟皆死、止後之語、

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

此其所嘗聞、及得之書冊者、皆是、不必孔子  
命、只是遇合矣、指其死生之時而言、此非定於有生

東涯疑仲尼公季  
司馬牛之相繼之  
兄弟別是一人、似長

之初者、敬而無失、

無失者、無失德之謂也、與敬自兩項、恐不當以不問

斬解焉、

脩在己者、而不責於彼、即是安命、元非兩項、

擅于、子夏表明一節、不足信據矣、恐不當引以罵子

夏氏、

○唐受之愬、

葛屺瞻曰、譬如居官的、卒然有人逼體被傷、來控告

唐受之可以已言、  
不可以人言、意  
說為優、

於我、那時無論好官歹官也都未必有成心在內、然

却不知不覺被他遮掩了去、  
可謂明遠

張彥陵曰、子張問明意、分明要從遠處討明、夫子窺

其意向在遠、故言汝欲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使

是明、即此明得便是遠、何必遠求、都是因其務外好

高之病、而藥之、

蔡虛齋曰、楊註視遠惟明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

不合、蓋自為一說、

○民無信不立

信字承上文專以信其上而言也上若不可信者則民俵、乎如瞽無相故曰不立也註不若死之為安句、民亦寧死失信於我句、思失竅且上文皆有死句、由去食而生焉則謂民之饑死也非指君之死故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句亦未穩

皇疏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

王溥南曰為政至於不為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以勸罰不足以懲委靡頹階每事不立矣

故寧去食不可失信

註信本人之所固有云云是自五行家之說非所以解論語

是章註蓋有所為也故與本文不合者尤多今不備舉知者擇焉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文質非判然二物文是物之色非物外別有色故曰猶質也質是色之物非色外別有物故曰猶文也方文伯曰要會子貢語意只重文不可盡去一邊觀



古注惜乎夫子之說  
君子也九字一句得  
文義美方依朱注云  
云恐非子貢之意

惜乎夫子之說全是因其重質而與之但惜其矯之  
大甚可見本末輕重子貢己是分曉

○年饑用不足加之何

如之何者不知所出之問也非欲加賦蓋饑歲祖稅  
不能充數故用不足也豈可更加賦哉即可加賦矣  
固不問於有若焉

盍徹乎

徹法通力特謂公田也非九百鄙皆通若助法并盡  
公田人各為耕是其所以異也說詳于孟矣

二吾猶不足

此怪於有若之言而謂決不能徹之意耳亦未有加  
賦之意

○愛之欲其生 惡之 既欲其生 又欲

而之字同指一人既欲其生二句釋上文也註判為  
惑之淺深恐未穩

皇疏愛惡作一人上下一意云猶是前所愛者而彼  
忽違己已便憎惡便願其死也

○片言可以指獄者

片言、單辭也。謂一句便了，不待煩也。非不待辭畢之謂。子路明決，臨事能斷，言得其要，故不費辭，說而人自服耳。此稱子路之才也。非謂其取信有素，故服於片言也。註小邦射事，不必援。

### ○無宿諾

王溥南曰：無宿諾，此別一章，與折獄章自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辨疑舊疏云：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以此觀之，元

是二章，邢昺輩合而為一也。

無宿諾，只是急於踐言也。若夫全信，不必因諾之宿否矣。註所以全其信，恐拘。

### ○居之無倦

皇疏：身居政事，則莫懈倦。葛屺瞻曰：居是身之所居處，無倦者，精神不令倦怠也。

### ○苟子之不欲

不欲，謂不欲為盜也。下章欲善之欲，與此不欲之欲。

正同、季康子、孟欲盜、而不欲善者、不欲與無慾異註、不貪欲、是無慾之義、恐不穩、  
○殺無道以就有道

孔安國曰、就成也、

蔡虛齋曰、意謂稂莠不去、則嘉禾豈生、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是聞也非達也

聞達、並在聲譽上、但達、有實於此、而聲譽達於彼也、聞、我無實、而聲譽聞於人也、史傳多稱不求聞達、雖

子張所謂達者名  
聲達也、夫子之意  
則否、朱注得之、但  
於子張之問下說  
之、太早計耳、史傳  
云不求聞達、是但

依此章精點用之、  
而達者謂自達顯  
仕、亦不在聲譽上、

稍傷於混合而不失文義、註以達屬行、恐殊、  
仁齋曰、達者謂內有其實、名譽自達也、聞者粉飾乎  
外、以致名聞也

察言而觀色

葛此、瞻曰、亦是承着質直大抵直率的人、只愁不會  
委曲、那怕他迎合人情、但肯在人情上體貼、便是自  
己不存適莫、正善於比義者、

色取仁而行達

蔡虛齋曰、色者、外觀之謂、

諸家辨、凡致飾於外、人可見者、皆色也、不必依註善其顏色、

饒氏曰、觀色專主顏色、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

居之不疑

目以為是、而不知其非也、非知其非而故為之者、

樊遲未達

舉直錯諸枉

使枉者直

邢疏、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

仁齋曰、達於仁則既達於其理矣、但疑知之德不止

知人也、樊遲所疑、夫子所答、子夏所述、皆在知矣、達

初、非疑仁知相悖、夫子亦非兼仁知而言、

諸之乎也、詳于為政篇、

辨疑、舉直錯枉、此是智之用、能使枉者直、此是智之功、

見於夫子而問知

自言問知而不兼及問仁、則編者未達、專在知一偏、

可知矣、其非疑仁知相悖也、彰、

葛岷瞻曰、他原只指着知上、安得又扯牽仁來、

不仁者遠矣

王溥南曰、此一既、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闕、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為大、文理甚明、聖人之語、雖有為而發者、其於正理無毫髮之差、如斯而已矣、豈必淺近一一包深遠也、即以為包含無所不盡、恐啓附會之門、且若仁者其言也、詎亦何深遠之有、論語是類亦多。

○忠告而善道之

忠告、是告之忠矣、則善道、亦導之善耳、非善其說之謂、

道雖不必偏屬行、而行意為多、

不可則止

蔡虛齋曰、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

無自辱

註疏本、無作毋、

以父會友、以友輔仁、

吳因之曰、二句一直說下、不以道明德進並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范氏此語見唐鑑  
論唐德宗猜忌不  
委任臣下、引論語  
此章而云云、故有  
君行臣職及况天  
下乎之語、本非注  
論語、

子路

○先有司

是章以宰河政、而范註言、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宰  
與有司、安得稱君臣哉、蓋偶然之誤、

非焉、知賢才、舉爾所知、他人其舍諸、

張彥陵曰、仲子之意、不慮不舉、慮在不能盡知、夫子  
之意、不患不知、患在知而不舉、

人其舍諸、謂必未相告薦也、非謂他人亦自舉、用程  
子為公私之辨者、豈以為楚人遺弓、楚人得了之類、

正焉字下恐脫得  
字若然仲子之  
意明白

非、恐失正意、  
程註、雖曰推究之說、然一心喪邦、竟是過當、豈有為  
而發典、夫患不能盡知賢才、其意亦美、何喪邦之有  
○必也正名乎  
非衛國、何必以正名為先也、聖人隨時施治、應國各  
有所先、謝註、恐殊、  
矣、其正、  
子路意謂、今日決不可正、又不必正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按范註、似謂事成即是序和矣、即是禮樂矣、然本文  
自有階級、蓋禮樂之興、在事成之後、亦是治成而後  
作禮樂之類、

胡氏好以告天子請方伯立論、皆不切於事情、

朱子曰、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測度者、

據左傳、子路仕孔悝家、為邑宰、衛輒之難、蒯聵劫孔  
悝以登臺、子路聞難而入、欲救孔悝也、故曰天子為  
用孔悝也、是時輒既出、夸其曰、食焉不避其難者、亦  
為孔悝發也、輒無于涉、然則子路食孔悝之食、與

以本大觀之夫子  
為便與通傳聞而  
若言之揚注得之  
非偶評之評語著  
于也如此處此老  
好反先儒說

親食輒之食、有問、死於孔懼之難而不死於輒之難、  
未可作為非義也、先儒之論、不察事情、往、過當近  
誣、

○焉用稼

揚註、怒大迫切

夫子不善樊遲之問、兩言不如以拒之、如斯而已矣  
及其出去之後也、夫子偶評之、而以其意語諸弟子  
耳、非以其不再問、故不復告、必待其出而後語之、使  
其傳聞也、抑使樊遲傳聞自喻其非邪、固無不可、然

夫子則非為其傳聞而特發耳、大抵後人之臆度、動  
失孔門雍容氣象、可歎、

○苟合 苟完 苟美

合、如合圍之合、畧備無欠闕之意、始有之時、未合也、乃  
認以為合而安之、

完、周備具足、種、莫弗給也、少有之時、可謂合矣、未  
完也、乃認以為完而安之、

美、文飾有光輝也、富有之時、可謂完矣、未美也、乃認  
以為美而樂之、



左傳僖公八年上  
云期年秋必之下  
云夏秋伐者後期  
月杜注云明期年  
之言驗此亦期月  
謂期年之一證每  
注不可不切

公子荆所以善不特循序有節乃其所言典事每差  
一級是故心常安而無所累也然據苟字雖公子荆  
亦非以為實合實完實美也其意猶言此亦足以為  
合矣且可以為完矣聊可謂美矣云爾寡欲易足之  
人大抵如此

○暮月而已可也

暮月迺一月也非暮年之謂左傳復暮月當參考史  
記不必據

○世而後仁

世繼世也謂嗣  
主吳語曰吳國  
猶世注繼世也  
聖語曰非德不  
及世注世嗣也  
史記周本紀古  
公曰我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大  
象象傳堊山之  
非從石夏啓世  
皆可徵也言必  
至嗣王之時而後  
仁澤浹乎天下也

謂終一世也不必拘年數

葛屺瞻曰王者是開天御世之至彼時經綸草昧始  
之以生聚繼之以休養教訓一時自做不及必盡王  
者一世而後仁

王者受命而興必承前代表弊之餘如湯武是也舊  
淫行俗有難遽變者故必世而後仁若天子所謂三  
年成者是以當時侯國而言有一變至魯者有一變  
至道者俗雖弊也非如桀紂暴亂之比其治又有大  
小之別以魯國言之多在振舉舊典而周禮又未盡

冉有仕于季氏  
在哀公之時左  
傳史記可徵此  
却失考

滅以數十世之君治數十世之民先澤在民心其何  
難之有受命王者於期有難焉者程註徒據成仁文  
義以決遲速之辨不復察時運形勢難易大小恐未  
為得且有王者是後說未究論其德之淺深厚薄者  
三年有成是自己思量得切實擲柄逸入牛即使發  
揮施行者所謂智中有成算也固不可同日而論焉  
○惟不吾以  
馬融曰我為大夫惟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是時孔子當仕乃是定公時事冉有季路俱仕于季

注我嘗為大夫  
宜言我既為大  
夫

氏在齊人歸女樂之前註我嘗為大夫是為致仕後  
事也乃是哀公之時矣致仕大夫無必與聞政之理  
恐失考

○一言而可以興邦

當時嘗有是語也而定公舉以問焉下節效此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畿通故為期限之義左傳易幾而哭是也詩如幾

如式亦然

如知為君之難也

一言興喪、謂人君之言有至善者則邦可以興、有至不善則邦可以喪也。是一言以下其興喪耳、非謂佩服一言可以興喪也。故夫子之答、以為君難、莫予違、擬人君之言耳、則如知為君之難、句是許論言者之語矣。註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恐未穩。一言興邦、元在邦君上為言、故為君難句、自是正對為臣不易句、是帶說、與一言興邦、無干涉、是蕚不再舉者、固其宜矣、非為問者非臣而遺之。

○居處恭、不可棄

不可棄、猶言不能廢之物也、非謂勿棄。程註、徹上徹下、恐主張太過、失夫子因材施教之意。夫執恭敬忠為宗旨、終身誦之、亦何不可之有、但不當以此蔽夫子之道耳。

○外胡註、不必講

○硬於四方、不辱君命

註、子貢能言、不必言、恐與下文礙。

硜々然、小人哉

硜々、本石聲、借以壯堅確也。荷蕢章、當參考。

子貢再問其次豈  
非問每下乎大夫  
云何足善也故問  
至此而止也恐非  
本意在此故不復  
問

今之後政者何如

子貢之問及覆漸次蓋其本意欲評論當時士大夫也故問至此而後止也非問每下之謂

張芑山曰朱子云問每下故警程子云欲皎二說皆非

○鄉人皆好之惡之

好惡並輕看好與善不同惡與疾不同葛岷瞻以喜好憎惡解得之

是問答元淺近非論大賢也勿把明道以上人物講

○剛毅木訥近仁

訥字後言義專在言語上

邢疏仁者其言也訥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按說文云剛彊斷也剛字以割斷為義與彊毅稍別

旧解多混於彊毅不可後申張章當參考

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毅則必能力行木者無令色

訥者無巧言故於仁近之

程子曰只為輕浮功利的於甚遠故以此為近仁

○朋友切兄弟

下面覆說者、謂朋友主於切儆、兄弟主於怡、也非謂朋友不須怡、兄弟不須切儆。

此段文字極其隱晦，似有刪改或重抄之跡。內容多與左側文字相呼應，但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可見其為對原文的進一步闡釋或校勘。

史記、吳作平、古  
本蓋然、當從舊  
說、為家之問、

○憲問曰、胡說當削、  
○邦有道、穀、無道、穀、言、也、此、非、謂、穀、命、與、也、言、  
邦有道亦穀、邦無道亦穀、志在穀而不顧義、所以為  
耻是一事、非兩項、  
莊忠甫曰、此兩言者、可合而不可分也。

○克伐怨欲不行、為仁矣、  
是二句、當時有是言、而夫子評之云云也、者、美字、可  
見、蓋非憲之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連上章為一章之  
問朱注亦為一章  
問而別為一章非  
是

按古註此章通上章為一章果然此不得不為憲之  
問今別為一章則何必憲之問  
○危行言孫  
孫遜同  
○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  
言者指善言也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之言蓋  
雖未有德者亦能出善言也此非謂辭命應酬之言  
則未可以便佞口給罵有言者  
蔡虛齋曰註或字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字

便失了孔子意

○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刑疏然猶焉也

禹稷一體人物然躬稼切於稷身上而禹不與焉有  
失下切於禹身上而稷不與焉是互帶說也非以稷

之後有天下而云然

註俟其出句稍拘與前篇學稼章同

○君子而不仁者 小人而仁者  
不仁意輕猶言未仁也與剛戾不仁之不仁異

君子小人趣向各異風味相反夫子每對說示意是章亦不甚詳蓋仁道至大甚難能焉所謂君子者未必能焉故有未仁之君子云爾以明小人者決無能仁之理也借君子志於仁而或能焉亦豈保其無欠闕也欠闕處不可謂仁矣况君子中其人品自有高下註毫忽心不在恐太濶失章旨

子路冉有諸子豈非君子乎然夫子皆弗許仁則孔門諸子多是未仁之君子矣固非毫忽之說

○忠焉能勿誨乎

忠字不專對君言如與人忠之忠是也

○世叔討論之

討字後言後寸會意是執度以正物之義非尋究

○彼哉彼哉

馬融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

凡咎楚臣以不辜僭號恐大酷子西沮用孔子恐難信皆不可據立論

○曰人也 奪伯氏駢邑

曰人中間蓋脫一字也

詩陳風墓門篇  
夫也不良國人  
知之人也與夫  
也同指人之變

孔安國曰、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  
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皇疏、伯氏名偃、時伯氏有罪、管氏相齊、削奪伯氏之  
地三百家也。

高中玄曰、伯氏有罪、仲奪其邑也、非桓公奪之、以與  
管仲也、荀卿所謂、與之書社、非奪伯氏之說也、人莫  
之敢拒者、非沒齒無怨之說也。

奪者、以罪削邑、褫祿也、即是國政矣、時管仲專政、故  
云然、非仲以邑入于己、記託以奪、屬桓公、則怨否亦

當歸桓公、非仲所任也、恐未穩、蓋解奪字、為入于己  
故稱桓公、以護仲耳。

○趙魏老 滕薛大夫

家老何曾無官守之責、要之事、簡易處耳。

伍高責重、大國亦然、何唯小國、蓋國小、而介于大國、  
自會同朝聘、社稷宗廟之事、以及師旅諸役、艱於應  
給、而費斡旋者、自是小國、摸樣是之、指耳、註兩責字、  
並未瑩。

○臧武仲之知



註窮理二字、於臧武仲為過當、宜云燭理、  
 渾然粹然數句、亦過當、蓋文以禮樂者、不過謂以禮  
 樂文飾之、令繁然可觀、後世所謂、以禮樂飾治之類、  
 耳所指在外面、而意淺也、勿深求焉、註又據亦字、以  
 為非其至者、然則前解豈不大深乎、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  
 復九範曰、久要謂要之於久、若舊約二字、正合訓平  
 生之言、  
 蔡虛齋曰、上亦可以為成人、對聖人言也、下亦可以

為成人、對上文言也、

據兩亦字、猶言第二等成人、第三等成人也、註成人  
 之次、意未瑩、

張芑山曰、程註公綽仁也、句背理、公綽不欲、豈可輕  
 以仁許之、

程註、信之、萬不貽於公綽、且以三德互論、而藝無所  
 屬、可見牽合之解、每多窒礙、

胡說不必采入、

○雖曰不要君、

天子語本不據辭命而解者輒援左傳為證故語無味按左傳武仲之辭田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是惟卑辭而要君之意昭然故據左傳則安得謂無要君之跡且其辭之卑遜乃當時熟套不足以為疑揚說恐不當采入

○譎而不正

是章桓文論其為人而非昂事而論焉然後人不能不就事而考焉亦不失斯意可也

桓公伐楚之師起於怒蔡姬又具責辭浮濫未必不

此老每不信左傳  
如此章何直括論  
語解怒蔡姬之  
近兒戲恐不可  
遂後如夫苦謂  
苦甘謂甘則可  
謂直而已不可  
謂正矣且天子  
語二公豈如此  
淺之矣

由詭遁何枝義之有且伐楚是管仲轉敗手段非桓公本謀難援以論桓公

正者非謂正理只是其人正直無邪回耳若苦謂苦甘謂甘是也若文公出止徑歷諸侯以求入國也而其口每稱不貧國之語多曹衛命三日糧及使視魏擊之劄之類皆可謂譎不正矣桓公則無機閉如此者故曰正而不譎也正字不當重看

○九合諸侯

九如字亦通亦是語數之多也非定數勿拘說

糾九古字恐不相通、即必作糾讀、當以九為音誤、

○桓公殺公子糾 豈若匹夫匹婦

程子以小白為元其意甚美然莊荀管韓越絕書左氏史遷皆以子糾為元程子特據薄昭書為證耳薄昭有為而言恐難據乃執一而廢百未可謂通論夫兄弟爭國固非美事既無先君之命又無適庶之分則兄弟何擇焉

家語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未度義不死東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死

王肅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蔡虛齋曰召忽之死管仲之不死正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夫子之取管仲非以後功贖前罪以前無罪而又有大功故取之也使管仲而有弑父與君之罪在前後來雖有此功聖人亦安得而錄之

李衷一曰令仲當時應死不死大節已懷雖有其功亦惡足贖夫子見仲所處不死亦得小白子糾均衰

公庶幾、非有嫡長之義、又是時並出、奔並及國、爭先  
入、非有先君受立之命、又仲與召忽事、鉏叔事、小  
白亦不過以己意分事、非奉襄公命而後相之、與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者不同、何必以死自殉、故曰豈若  
匹夫云云  
管仲之奉子糾而出也、子糾之為、非齊國之為、非子  
糾之為、則死於子糾可也、齊國之為、則有齊國者、吾  
君也、胡特子糾故管仲之奉子糾、而與子糾之兄弟  
爭國、不可謂非義也、不死於子糾、不可謂不忠也、相

桓公、不可謂不仁也、

管子與王魏、不可並論焉、王珪又與魏徵不同、

管子與王魏、不可並論焉、王珪又與魏徵不同、

朱子曰、程子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

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後稱之、恐記者之失也、

○大夫僎

張彥陵曰、僎蓋為文子之臣、而終為大夫者、故記者

書法如是、

葛屺瞻引檀弓而曰、文子之得謚、止以能修班制、使  
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僎、衛人及畧而勿道、夫子偶

聞此事而稱其無愧於文、蓋深歎忘分薦賢耳、又曰  
夫子聞得說只這一事、何等光明俊偉、便好等得是  
文了、

註、謚法不當采入、說既見于孔文子章、  
蔡虛齋曰、錫氏爵位之說最遠、便朱子再改集註、或  
在所刪矣、

○公曰告夫三子  
當時權去公室矣、然哀公能作主則名三子而面命  
之、難不受命、乃便孔子告之、其無作主之心可知矣

宜乎三子之不可也

據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被幣召歸魯、此後雖不復  
任職事、然仍在大夫之列、以終其世也、蓋後世奉朝  
請之類、云故曰吾後大夫之後也、如吉月朝服而朝  
可以見矣、必非致仕歸老者

以吾後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後吾後大夫二句、亦是出而自言也

兩不敢不告、一意蓋言非不知言之必不行而義不  
可默也、孔子且不敢不告、而哀公不作主、三家不可

前以吾後大夫二  
句下有君曰告夫  
三子者、句故知是出  
而自言也、後此二句  
則下無一語、其意  
而應三子之語、自可  
知矣、此亦為自言及  
似無味、

是無限歎慨溢于言外，乃以為應而警，有何味。不  
按程註，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必言。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  
臣弑君子，弑父加能討之，討之可也。  
○古之學者為己。  
程子二說解為字不同，固外一通，恐不當采入。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其姓名，對曰：「蘧伯玉。」孔子曰：「何人也？」對曰：「蘧伯玉。」孔子曰：「何人也？」對曰：「蘧伯玉。」  
此與孔子居衛前後未可知，勿拘說。  
與之坐而問焉。

愛親，伯玉欲詳聞其起居也，非敬之故。  
蔡虛齋曰：五十知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  
子，亦適然之誤。  
○思不出其位。  
言語偶同者亦多，此不必引良象。  
○耻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  
皇侃本而字作之。  
張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為無實之言，是可耻也。

○仁者不憂  
三句、三子語、知仁先後、元非有意

夫子自道也

張彥陵曰、猶云夫子自詭自己的話也、以夫子之言

還夫子、所以為子貢之知聖

自道、猶言自狀其行也、子貢是語尤妙、文章家所謂

翻案矣

子貢方人

註、亦窮理之事、句竟不厭人心、是說甚長、不欲詳述

○抑亦先覺者

葛屺瞻曰、亦者、彼固然、而此亦然、正暗對憶逆的人

○微生卦

弭黨親戚中、固應有尊行高齒者、不必論德與德

何為是栖者與、為佞

何為之為、去聲、言何故如是栖、皇、也

邢疏、栖、猶皇、也

佞、謂佞媚、便嬖、順適於人也、不必在口、給一偏微生  
卦、蓋不達於禮樂、一觀夫子禮容之盛、乃嫌其佞媚

耳、

疾固也

固固陋也、與儉則固之固同、無礼文之義、暗作卦也、  
卦名呼夫子、可以見其固矣、盖卦雖尊行、亦未當名  
呼者云、

○莫我知也夫

是語、恐不必為子貢而發、子貢適在傍、承之云云耳、  
與賜也、以吾為多學、卷字吾道一貫、不可一例、  
下學而上達

上下、只是高下淺深而已、皆以人道為言、程註、下學  
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恐失於大快、且不當以上下分  
屬天人、

天子之德、嚮慕者多矣、豈為全不知哉、然其所知、或  
非其真、往々認其高大、或認其文章、故夫子持自取  
其不及知者、示之耳、語似謹而粹然無以尚焉、宜乎  
人之不能知也、殊無自狀其不見知之意、註無以甚  
異於人、而致其知、恐非正意、及惜字未達、未見其揭、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行、寮不能沮道之廢、雖微寮而廢、皆有命、非寮之所能為也、故曰寮其如命何也、

命也、猶言天也、自是徹上徹下之語、註、聖人不待決於命、及小註、凡言命者、皆為眾人言也、恐未穩、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畏天命、又曰、五十知天命、皆非為眾人言者、中庸、居易以俟命、孟子、不遇魯侯、天也、並當參考、

○賢者辟世 地 色 言

辟世、不與惡人並世也、辟地、不與惡人同國也、辟色、

辟色、辟言、朱注不可易、若如此解、宜云、其次辟言、其次辟色、非經文之次、第且辟人、豈可曰辟色乎、

不立於惡人之朝也、辟言、不與惡人言也、

辟言者、不忍與接言語而避之、言語不相及之處也、

顏色仍時相接矣、辟色者、避之、顏色不相及之處也、

不止言語不相及也、是二者自有遠近、然皆同國者、

色言並惡人之色言矣、

有心哉、擊磬乎、

荷蕢者、素聞知孔子適聞磬而發歎耳、不然下文莫已知句、不能說出也、不當作專因聲知之、

深則厲 揭

爾雅申膝以下為搗、由膝以上為屬、

註以衣涉水曰屬、

沿于詩傳難通、

未、幾當作未、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書稱三年不言、故子張以為高宗所獨也、因問其是

非、夫子乃舉定制以答、言其所當然、亦非高所創也、

胡註未瑩、

○脩己以敬、安人、安百姓、

註、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其意固善、但物字似重、動  
植而言、恐非正意、不若言一夫

園外程說不必采入、

本文初段言脩敬、下段並特舉脩、則雖敬包在內、而

主意在脩也、程子直接篤恭而天下平、而云唯上下

一於恭敬、恐失正意、援位育亦未釋、夫四靈語和氣

俗、儒習氣、若聰明睿知、由體信達順出、亦不必然者、

○老而不死是為賊、

不孫無述之人、不當享耆壽之福者、乃老而不死是

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盜也  
莊子曰盜曰盜  
各有所指不可混也  
意注不可易

竊福也故謂為賊耳是盜賊之賊非具有而取之義  
矣非敗常亂俗之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衛靈公

○對曰然非與

然者然夫子之言也非與者承問而及問也非方信  
忽疑之謂

予一以貫之

德輔如毛無聲無臭皆與一貫無干涉不得傳會作  
說

言語亦有道豈若印板然哉曾子一貫章夫子呼而  
告之曾子承而唯之且下有門人問一節蓋因曾子

一唯就而問也。即無是一節。記論語者。恐不必錄。曾子之唯矣。若子貢問難之後。而聞一貫。其全然承當。亦不得稱唯矣。是言語之道也。假令稱唯。記者必不錄矣。是故以唯之有無。軒輊二子者。吾不能從。

○知德者鮮矣

園外註。本于王肅。頗涉穿鑿。恐當削。

○言忠信行篤敬

林次崖曰。盡己之謂忠。就言說則言如是。心亦如是。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也。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言

上云直哉如矢。只是不迂曲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亦可證也。此云奮不顧躬。衍說也。

此說亦畢竟未穩。可守恐衍。

焉必踐而不食其言。是以實也。忠與信。當如是。分單言則相該。

○邦有道如矢

夫子稱子魚之直。在其平生。不因尸諫一事。且如矢者。有奮不顧躬之意。若死後尸諫。可謂忠矣。未的應於如矢之直。註故字未穩。

可卷而懷之

言伯玉斂藏之至。如可卷懷者。然也是傍評之語矣。諸家或作伯玉能自卷懷者。非。

○志士仁人  
註、心之安不安、偏論仁人則可、未可以論志士、志士  
是願仁慕義之人、感激自奮、寧死以取仁耳、未至安  
處、  
○子貢問為仁、事其大夫之賢者  
蘭洲先生曰、如問孝、不曰問為孝、而夫子之對、皆以  
為孝之方、故問仁、問為仁、無殊義、  
事賢大夫、資益多矣、不止嚴憚、  
悅不若己者、出於家語、註不必引、

○顏淵問為邦

邦者、通國與天下而言、非謙辭、  
為邦在不易、夫人所當問、但夫子則隨其方而答焉、  
耳、不做無王佐之才者、不當問、註、顏子王佐之才、故  
問、恐稍拘、  
行夏之時

天  
郝京山曰、三正是後人之附會、王者易姓受命、務自  
為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耳、而時令之未善、有不暇計  
固非取義於夙地也、自夫子表夏時之為善、漢唐以

後乃皆行之遂為萬世不易之法不然其不為卯辰卯  
而酉戌者幾希此垂訓之功所以大也  
按左氏稱夏數得天可見三正配天地人之說古所  
何晏曰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孔子嘗云吾得夏時是主令之善也此行夏之時專  
取四時之順正也與令之善無干涉是不當混說然  
戴記不可信亦不足深辨  
夏正之善止論己假令後世以建卯建辰為歲首乎

況存中以冬至為歲首氣運不  
用卯辰此說前後  
之說未發近世西  
洋曆法正與此合後  
世應有從之者如三  
統之說真拘儒之  
說也

其興建子建丑何擇焉及秦皇之建亥雖不敢謂善  
亦未可深詆儒者皆執天地人之說詬罵秦皇未為  
通論餘已見于為政篇  
服周之冕  
郝京山曰章服以冕為首朝祭大夫以上皆用之鄭  
玄解禮謂專為祭服未然  
又曰春秋只是明周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  
自立法度即春王正月亦非夏時又與周冕殷輅韶  
舞何干蓋謂告類罔者為百王不易之法可也謂為

春秋之義則非也

春秋用夏正之說，謬甚不足辨。尹註蓋襲其謬者，今不詳論焉。

○人無遠慮

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辨疑遠久遠也。凡作事不為將來久遠之慮，必有日近傾敗之憂也。蘇說地理遠近義未安。

○滅文仲其竊位者與

竊位猶言尸位素餐也。是旁評之語，未言及其人心。

有愧與否

○不曰如之何

葛屺瞻曰：如之行，是怎麼樣處。心口間自作商量，我方饒好為他商量得。這不是胡行，便是撒懶的人。故難為他處置。

○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謂聰察伶俐，世俗所謂鼻尖頭智是也。元非邪惡之名，但其不由義而任聰察，所以難免於禍也。猶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大道，以殺身也。註行險僥倖。

恐失竅、無以入德、亦本爻所未言及也、其言亦非

○義以為質、本此義字所指不同、不得牽合作說、非

方外之義、與此義字所指不同、不得牽合作說、非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張芑山曰、己所不欲二句、不是釋恕字、正示以行之

之法、

○誰毀誰譽、其有所試、

言吾一無所毀譽也、然時或有譽者、人之才、唯可為

善故也、毀則無之、不善、非才之罪故也、非惟前知其

惡而無毀之謂、

試字意廣、非就一人而言、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是一節、即其所試之實矣、

以者、以民也、及直道而行、皆係君上、夫三代令王所

以直道而行者、以斯民也、斯民在三代、令王之世、順

治無作不善也、則足以知其才之善耳、詩云、民之秉

彛、好是懿德、

是蒞、只說人之才之善、試驗如此、再直道猶言正路、

湯海若曰、直道而  
行指三代之君言、  
不指民、好其善惡  
其意一毫不可枉  
此義亦通、

直道自應說善之  
意、腐之善一偏  
解為正路、則直道  
義、



未見古書注關文之例此務難從

徂來亦存可采者數條

上下句法不同不必手巧言對忍蓋言客思

也不當緊承上文毀譽以善善惡作解或能言正與

○吾猶及夫之闕文也

徂來曰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二字遂入正文

後人不察為之解者皆鑿矣徂來一部論語微其自

說可采者唯此一條

○小不忍則亂大謀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夫子之言必居於一無一言兼

包兩意之理是與上文巧言對則婦人之仁為穩

人能弘道

如此說宜言道隨人大不合人能弘道此章知人之言大全朱子曰道如病人如手不能握扇扇如何握此譬甚切集注有覺無妄言其理也

何晏曰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

道譬水也人譬器也一盤水亦水也一杯水亦水也

器無為而水有力器雖大矣水苟少則器不能使水大也水若大至則決塘壞堤使川澤大矣是水能使器大也此譬言非疾

是器能使水大也水無器何是水不能使器大也

註有覺無為及心性解並未穩

○終日不食

或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朱子曰

聖人也曾慥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慙喫章苦來是也

古文不必齊整  
本文庶無衍誤

李註恐當削  
○學也祿在其中  
君子憂道不憂貧  
長真而計  
祿福也指衣食受用  
非專謂仕者之俸  
說既見于子  
張學于祿章  
此君子二字疑衍  
憂道不憂貧五字當在上  
不謀食  
之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是章專論君道  
知及之者謂知治國保民道也  
葛此瞻曰仁以守言乃力行之仁

是章仁字經文較淺  
註文較深  
所當精擇焉  
是章氣稟不當說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小人  
辨類知與受皆當一類言之  
知亦君子之知受亦君子之受  
蓋君子不為小察而其所務者大如書算小  
能米鹽細務及一切纖巧技藝不必多能  
此所謂不可小知也  
如託孤寄命致君澤民等事  
足任其重此  
所謂而可大受也  
知猶主也如冬知與知則知縣之知是也

知

是章亦任賢使能之意矣。君子小人，沈論之。若所謂君子不器，與此意自別。

凡一官之事，亦有任責者，有分督細務者。任責者，唯君子為能為，所謂大受也。分督者，智慧達藝而後可，不必全德。君子所謂小知也。小人而大受，必有覆餗之凶。君子而小知，雖未有大害，而多無益於事。汲黯任職居官，足以逾人而輔少主守成，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大抵是之類也。然亦不當拘說。

○是於水火見蹈而死者

邢疏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

上二句虛說，下二句實之也。註外物在己，害身失心等，本文恐無是計較。

李袁一曰：此章因註中看箇况字，遂分為兩截。以上截為較後急，下截為較利害。殊不知還當以水火吾見蹈而死二句為發明，甚於水火之意。

○當仁不讓於師

當，如當時之當，謂當為仁之時也。當仁，猶言臨仁也。

非自擔當以為己任  
辨疑不讓非為自有也蓋其為仁之理自不容讓如  
孝於父母先讓師孝然後自孝孺子將入井先讓師  
救然後救之皆無此理君子殺身成仁豈可以殺身  
為讓哉此其不讓之義雖師亦不容讓也  
○有教無類  
有教與無類作對蓋言人唯因教而分而已無有所  
謂類者也  
是章所主在教而論善惡之分在習一偏也不當挾

氣稟說直云無類真箇無類也非實有而不論註下  
一則字轉說殊非徑旨

○道不同不相為謀  
失人之與函人蜚豳之與山虞其可相為謀乎哉善  
惡邪正亦然但道字是為比喻之語非作善惡為道  
辭達而已矣

辭謂辭命也使人之辭令及應答言語是也若其他  
言語文字雖理不外乎此然非本章所及也不當混  
渚作解

當時辭命浮誕華縵靡然成風無有誠實考之左氏春秋可見矣是夫子所不取故云爾非論作文章之法昔人借達意脩辭而語論文章之法而後達意脩辭紛綸於世殊不知其本語並非文章之事也尤為可笑

或謂辭命直語可也不當作微婉是亦矯而過者蓋可直則焉婉則婉意達斯已不當過作華縵而已矣以其直語不足以喻意或事理有不可直語故借微婉以濟之耳其歸唯在達意矣夫子嘗云不學詩無以

無以言可知直語亦非其所尚也

○子曰席也皆坐

云皆坐可知師冕入未時左坐者皆起也皇疏孔子見瞽者必起師既起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孔子亦坐弟子並坐故云皆坐也

固相師之道也

張芑山曰固字承子張問意說不必說是古之道瞽之有相古今皆然註稱古者何居葛屺瞻曰冕原自有相不必夫子代說但夫子矜不

冕若有相恐夫子  
慮不代說

成人遇着他、不覺隨處指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冉有為季氏宰  
在季康子之世  
左傳可徵、此老  
不信書、每之為  
費解

辨疑、洪說無稽、當刪、

○季氏將伐顓臾

蘇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  
有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  
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

史記未可全信、勿據作說、與不、何如也、非必國上、  
是社稷之臣也、  
社稷者、指國之籜、謂與國同休戚也、檀弓、有臣拊註

額更小國而在魯  
之邦內無有山川  
險阻此老不知地  
理故云

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正是  
天子論額更於魯國事體耳、未及國內曲折、若社稷  
之臣、謂其為魯之重、以明其不可伐也、非公臣之謂  
註惡鑿、  
附庸之國、元是王臣矣、額更於魯、非君臣明矣、然謂  
之臣者、亦以其事體而言耳、勿泥、  
固而迫於費  
固謂山川險阻  
不患寡而患不均  
均無負和無寡

是節、泛論治國家之理、其在季氏亦在其為政上而  
已矣、未嘗言及召公、言季氏亦宜致均和以安國家  
也、均和皆屬在下者、非責季氏尊君抑己也、二子相  
季氏苟平其政教、則邦內均和、國家亦自無傾矣、今  
不務之而欲伐額更、以憎季氏之色、富彊無寡負之  
患、是不知之甚者、夫子所責、蓋在此、  
均、謂民人各得其所、均平相安、則事成治定、國家自  
不貧矣、和、謂民人親附、無離畔逆違之心、則雖寡猶  
衆矣、

夫如是遠人不服

夫如是則是國中均安矣以魯言之顓臾亦在其內其他遠人亦將未服矣若其不服亦在脩文德而已不必用于戈矣

矣于子曰顓臾分明說邦城中社稷臣如何可指作遠人所謂不服如淮夷蠢動狄伐我及齊楚諸邦世為魯患當時實有其事耳

今由與求也

邦分崩離折

冉有既云吾二臣者皆不欲可見二人一體矣不得

謂子路不與謀但用事有輕重而已

分崩離折謂邦內不均不和而顓臾在此內也非指公室四分

而謀動于戈於邦內

是句正與上文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對顓臾之非遠人也彰之

在爾櫛之內

蕭艾屬蕭牆謂樊籬也義取至近蕭牆之憂指在季氏家內者而言如陽虎公斂陽之



類不得以哀公充之且是豫筭之言不必以實事拘解

二子為季氏謀而不能弭禍難其伐顓臾也謂有益於季氏而不知適以速禍也夫子蓋是之讓耳非罪其瘖魯

顓臾之役果以夫子之言而止與則其蕭牆之憂亦得因以免與是未可知者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此當通上章為一章而孔子曰三字是更端之辭亦

非衍文上泛論事勢下實以魯事也舊解因孔子曰三字判為二章遂致故字不通

葛屺瞻曰故夫是已然之辭莫怪他微弱了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便辟善柔便佞

張彥陵曰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生於所狎全在自己慎其所擇

三損在彼則未必惡也但我友之則損矣便辟是便於容而順於人之矣不必說不直善柔是柔弱順從

之人不必說媚悅不諒便佞是口給順於人之人不必說無聞見若夫諂媚邪曲固不遑論損矣猶不言友聖友賢益也  
辟音義與嬖同孟子使嬖不足使令於前荀子尊其使辟及先進篇師也辟皆同  
高中云曰聖人之言意明而止曾無比對拘係晦翁最好比對故常牽制於文義損益各非對言也若果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及是者損矣不必更言損也

○益者三樂 樂節禮樂

三樂損益意與上章相似非反對

篇謂合度得中是在行事之時而言非徒分辨之

○驕樂 送遊 宴樂

損者之樂三或以華侈驕豪或以閑散遊惰或以飲食聲伎如是而已矣不必說不知節惡聞善狎小人是章論君子小人志趣之異如此而已尹註謹於好樂意則美矣然非本章正意  
○血氣既衰

所謂志氣只是認  
志漢土常言然也  
此可認以文害意  
矣

戒於三者只是志矣非氣園外註以志氣對血氣是  
人身有兩樣氣也而可乎恐不當采入  
年彌高德彌邵而氣則不能不少衰矣孔子不復夢  
見周公堯舜耄期倦執雖不若常人昏眊必不能若  
疆壯之年神旺氣盛也  
○畏天命 大人 聖人之言  
三畏三平說註特歸重于天命恐正意  
何晏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天命只在吉凶禍福上而言若天賦正理與畏字不

大人謂貴人范  
呂居優

相屬  
此天命又與遭遇天命不同只指天理而言  
按朱子曰大人謝揚以德言范言以位言皆失之偏  
合之而後備耳今集註無解未定說如何也謝揚  
盖優  
大人當世之賢聖人先代之聖  
小人不知天命  
林次厓曰三句詞頭俱平不可分輕重先後  
蔡虛齋曰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不知上乃謂小人不

務脩身誠己故不畏典本文小異故在圈外  
○學而知之者次也  
是彙生知之外就見成人品而言非語有生之初也  
故通生知為人品有是四等也註氣質四等恐非正  
意蓋生知之外習蔽相因不專繫于氣質故曰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也聖人唯戒其不學而不責於氣質  
○吾見其人矣  
是非以顏魯之反而言蓋亦外門人而言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未見其人

志謂後來遭時施行之道在今不得行為故只謂之  
志耳典父在觀其志之志相似求者思慮推窮之義  
註守字未穩  
行義謂仕也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當參考  
仁齊曰未見者蓋夫子後論當世人材而至於其門  
人則每不論及也  
○子亦有異聞乎  
據亦字決非疑陰厚者集註本于古註似誣  
不學詩無以言 無以立

下云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陳亢若無  
疑陰厚豈有此言  
乎者也注非說

言字立字俱輕無以言謂詩不可弗學之甚也猶言  
無方可出也無以立謂禮不可弗學之甚也猶言無  
足可踐也堯曰篇不知禮無以立也註不知禮則耳  
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當參考

曰君夫人

蔡虛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君之  
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  
義

陽貨

○歸孔子豚 遇諸塗

陽貨賂孔子之出出於孟子然論語無其文則不必  
論禮大夫有賜亦不必引

孔安國曰欲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皇疏禮得敵已以下餉但於己家拜餉而已勝己以  
上見餉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往拜餉者之室也陽  
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則度孔子必來拜謝  
已因得與相見也

外氣質別右性  
矣外氣質不說  
性者蓋佛氏之  
唯餘耳

劉韜仲曰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  
其止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  
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歎天臺曰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安有所謂氣質之性  
哉  
袁了凡曰性只一箇何曾有兩箇天命之外別無性  
矣惟其出於天命故其初相近所謂繼之者善是也  
尹和靖曰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相遠而為言

夫子所語性相近  
習相遠是與發達  
之語言性而語志  
同專言性也蓋  
子性善則是在自  
善者發立言上言  
各有小異近遠近  
字如作章強說

衆人性相近而習  
遠唯上知与下愚  
難習不移是性不  
近故不變也世而  
氣稟如割如裂

張參陵曰近字正就那遠字揭出提醒人語氣甚圓  
相近謂彼此相肖乃是相同焉耳不曰同而曰近者  
惟以對遠字而已初非以為有小異而下近字也是  
章在典孟子性善之說符讀者勿以文害辭  
衛靈篇有教無類章與此意同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是章是論氣稟也非論性與上章論性者不當相混  
說

氣稟亦有善惡  
微之度氏自可知  
也何謂善惡不  
于氣稟此老之  
蔽於意見處

昏弱有善惡剛  
明亦有善惡自  
足氣稟之異耳  
善惡亦稟自中  
矣

上知謂生知之屬下愚謂渾沌不明不終絕之意時  
氣稟者只是昏明強弱之分矣未嘗有善惡人有昏  
弱而善亦有昏弱而惡有強明而善亦有強明而惡  
可見善惡不于氣稟矣法範所謂癸友是柔之善沈  
潛是柔之惡高明是剛之善彊弗友是剛之惡當參  
考若其善惡亦惟當就習求之小異而不宜也長  
以文義論之昏弱似惡強明似善然世間遜順謹畏  
不敢作惡者多是昏弱之質矣夫元惡大憝必是強  
明之質決非昏弱者所能也是亦可以見氣稟元無

以高幸為下愚其  
說出乎費說初者  
劉向初考

暴棄亦有出於  
氣稟者

善惡矣

愚與知對即是不知之謂矣故雖至愚未可名以惡  
程註以暴棄說下愚引高辛為證恐失當高辛是惡  
人其質非昏愚乃是習蔽之尤者上章所謂習相遠  
是也高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務人臣以能為天下以聲  
其質可謂強明矣豈下愚之謂哉  
暴棄一出於習蔽非氣稟之罪  
自暴自棄者一轉面皆可以入道矣孟子通性善稱

太甲顯覆典刑在  
少壯之時禁紂在  
位已久則其年亦  
將老矣然而昏虐  
如是其甚其人品  
可與太甲同論之  
矣

堯舜皆所以歲暴棄暴棄何不移之有

太甲顯覆典刑即後而弗悛雖至禁紂可也及於桐  
遷義乃為賢主矣是太甲非下愚也禁紂之時有伊  
尹而放之安知其不為太甲也禁紂非下愚也彰  
明哉  
林次崖曰程說是說不肯移典本文指異本文是說  
不可移  
辨疑上智之不移由其氣質全正下愚之不移由其  
氣極偏世間自有無慧而不辨菽麥者問鳴蛙屬官

屬私者此則為昏愚之至雖聖人與居亦不可漸磨  
而進孔子所謂下愚者此類是也彼自暴自棄之人  
多是非不能而自不為者愚則愚矣非皆下愚有可  
移之理也  
上知譬茅之刃下愚譬茅之鏃中間木柄甚長眾人  
皆居柄中

是章主意在勸人遷善也謂鮮不可移之人耳非患  
下愚不移蓋上知與下愚千萬人中僅有兩三人而  
已矣其他皆可移之人矣今向道人問之曰汝上知



典必曰否、汝下愚、亦必曰否、然則非可移之人而何故不移、曰唯上知、與下愚也、言世間不移者、唯有二等矣、是舉不移之寡、以示移之多、所重在移不在不移

○割鷄焉用牛刀

張芑山曰、總是喜其道之行、惜其不大行、欣喜中、無限感慨、繆播曰、惜其不得導于葉之國、如牛刀割鷄、不盡其才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

葛屺瞻曰、學道、雖是平日言語、子游引來、即指着禮樂、

○公山弗擾 子欲往

弗擾、叛臣也、然季氏之叛臣、而非魯之叛臣也、季氏強僭無君、亦叛之類矣、然則弗擾是叛於叛者、與叛於魯者、異苟叛於叛、而歸於正、君子猶有取焉、夫子欲往、豈以是邪、即魯之叛臣、據邑伐君、夫子何曾有往意哉、下佛肝、臍、倣此

夫召我者 如有用我者 為東周乎

辨疑、夫字、如有二字、二者字、皆是普該衆人之辭、非直指弗援而言也。

李九我曰、夫召我者、領公山氏說、如有用我句、已推開說、不指公山氏了。

程子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揚升菴曰、言如有用我者、昔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於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

以文理推之、吾其為東周乎、是正語、非反語、程楊之語、恐非。

西周、出未、  
セ、テ、東周、  
仕、校、カ

○能行五者於天下 恭寬信敏惠

行於天下、猶言施於邦也。是章、主人君而言、如夷狄章、大非其倫。

五者平說、不必論本末。

○君子不入也

不入二字、意輕、謂不相親近也。危邦不入之類、婚娶論財、君子不入其鄉、亦然。註黨字、恐大誣。

按孔安國曰、不入甚國也。國字雖大重、而不失指趣。吾豈匏瓜 繫而不食

葛屺瞻曰匏瓜乃是苦的、故常繫在藤蔓上、而人不  
之取食、

匏苦瓠甘、不當相混、凡匏屬、用為器者、孰不輒收留  
于蔓上、必俟經冬枯乾、乃取之、故曰繫而不食也、

○六言六蔽

蔽弊通、漢書、周秦之蔽、是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愚者好仁之弊也、不可為不好學之弊、但好學、則好  
仁自無弊耳、下文並做此、

按學記詩之失、愚書之失、誣與此語意正同、

好勇好剛

葛屺瞻曰、勇與剛相似、勇屬加人一邊、一味要奮發、  
剛屬自任一邊、一味要擔當、

六言六蔽、汎泛平說、所誠在不好學矣、救偏不必講、  
且四言為救偏、則其二言者、謂何、

○正牆面而立

面猶嚮也、牆面嚮於牆也、

註一物無所見、允當一步不可行、不必言、此本文所

容釋文作踰云  
本又作窬蓋古  
本作踰故孔安  
國解云踰踰牆  
也與鑿字無穿  
踰之心合說文  
窬窬木戶窬既  
為戶名窬窬即  
穿開小戶也豈  
可為鑿乎恐是  
因穿字踰誤从  
完耳

未言及

○其猶穿窬之盜

辨疑窬字後穴訓門邊小竇竇又訓穴穿窬乃穿穴也改窬為踰解為踰牆非也

○鄉原

按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是鄉字係稱者不係愿者宜作正解鄉原謂鄉論之愿人也既是鄉論矣可知非君子之論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元是都鄙之鄙鄙野之人無所見聞往來貪吝成凡後世有鄙吝貪鄙之語尤可念是鄙字自有見射焦肺得射不能割捨之意若庸惡陋劣恐未得窵惡得之

謂以欲得為憂患也非患不能得之謂患是事之衡於心不可解者也如物串貫於心然

○古者民有三疾或是之止也

三疾就見成人品而言其實出於習蔽者矣不是指氣稟

予貢多言蓋行不及言故孔子欲戒之言天輔無言四時行百物生人亦唯力行而已無言實而疏云此章或人慎言也可謂得本旨矣此云救西東化是宋儒口氣耳

辨疑、夫子傷其時、風益衰、民所習、漸不如古、故有此歎、非論氣稟偏正也、疾猶瑕病也、張芑山曰、止字、猶言喪失、不必讀作無、

○予欲無言、天何言哉、

孔子諸子、非皆顏曾、其他不免於就言語求之、夫子誨之、或救之西、則東、扶之南、則北、顯夫子蓋患之、故有是語也、

子貢之終不渝、本文無所見、註不必言、

○鑽燧改火、

鑽燧改火、安知非大極言之、鄭注注、周禮引鄭子之言、正古法、馬融引逸、圖之文合、蓋是古禮、五色配五行、古制此類多、不必是商會、

仁齋曰、本文、明是一年一改火、而非四時各變火、則不可專據周禮、以解此章也、

按周禮司燿、四時變國火、四時只是春夏秋冬、鄭註乃添夏季一條、以合五行、且取於木之五色、皆傳會之甚者、可謂謬中之謬矣、馬融註論語、引汲冢文、

典是同、亦不足據、

下愚耻言、短喪者、蓋自宰我此問、答以後之事矣、難以誥宰我、尹說、恐不當采入、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有字上恐脫不字  
言子也故其父母  
無有受三年之愛  
乎

葛屺瞻曰、言也、心下思忖也、曾有三年懷抱的恩、  
愛於他父母、麼怎的這等忍得過、  
蔡虛齋曰、前條取尹氏短喪之說一段、替宰我回護、  
此語亦可不集、而又置在圈內、似不可曉、且其曰宰  
我既出、夫子上文既責之曰、女安則為之云云、宰我  
可曉、夫子上文既責之曰、女安則為之云云、宰我  
何至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乎、聖人只是深探其  
本、而奪之耳、朱子倘再詳集、註此等當削去、  
○君子尚勇乎

胡說、忍不當采入

○惡勇而無禮者

勇而無禮、則暴戾恣睢、其可惡在目前、不待其為亂  
前後三惡、皆指目前者、此亦宜據文例解之、

○唯女子與小人

張彥陵曰、說得此輩難養、正見君子當有善養之道、  
蔡虛齋曰、非特患其難養也、



我與我用沈融于  
酒之我同，謂紂也。  
微子佯狂不可從

此亦可疑

王宗祀哉，後人見微子去，便要為他討個好題目。  
三子之為不同，蓋事勢當然，今皆未有考，但讀書自  
靖人自獻于先王之語，可知三子之身，與位與勢自  
有不同，各有所志，而各有所當也。不當強解。  
佯狂是微子之事矣。書云：我其發出狂，可徵。若箕子  
乃囚奴受辱，則無用佯狂為。且其囚奴紂之為也，非  
箕子自為之。又囚奴是一事，非兩項。史記並謬，不當  
據作說。  
箕子陳九疇，蓋在殷代也，不在周世。說詳于尚書。是

尤不當挾論者。

○曰：若季氏則吾不能。曰：吾老矣。

景公而語，非一時之言。蓋上曰：在未見孔子之前，下  
曰：在既見孔子之後。

魯侯之待魯臣，於季孟自有隆殺，故以比擬焉。耳非  
援魯君待其臣之例。程註：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  
隆，君宗似指魯君，恐未穩。

○楚狂接輿

楚狂，楚之狂士也。酈食其稱狂生之類，不必言佯狂。

季孟非奉魯君之  
命，則不至於齊。如  
季孟奉君命而至  
於齊，則是國賓也。  
孔子去魯之齊，既  
非魯臣，又非國賓，  
齊侯豈可以待魯  
臣之禮乎。



以高士傳作與以與古字通用朱注似優

凡自放踰常倫者皆稱狂如狂狷之狂亦不相遠  
○誰以易之 耨而不輟  
以如字與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同與下文不與  
易之與亦有辨誰以指人君而言與易治指天下之  
人不當相混  
覆種平土為耨耨又器又故凡平土皆謂之耨不必  
下種之時蓋耨耕所以起堅也既起之土不可以耨  
平是耨耳  
夫子憮然

葛屺瞻曰憮然因彼欲棄世而動我低徊不忍之感

○至則行矣

孔安國曰子路及至其家大人出行不在  
辨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辨云安能知其名復耨  
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玄曰留言以語大人之二子

邢疏令其父還則述之

長幼之節 君臣之義 亂人倫

東漢有此說

倫理也、大倫謂君臣之義

皇疏汝知見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君子之義、而不仕乎、長幼之節、特以見二子而言、非帶大人之儀、若子路之恭、則在于此、不在于彼、君臣之義、承上文不仕無義句、專在出仕一偏、與行義達道之義同、下文行其義亦然、與所謂君臣有義之義異、不當相混、註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非本文之意所及、不必講、人倫、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等也、如親義別

序信所未言及、亂人倫、謂廢君臣也、福州本不互據、○免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仁齊曰、泰伯死、仲雍繼其位、不可謂之逸民、虞仲、恐別是一人、

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王之昭者、謂大王之也、杜氏虞仲為大伯之弟、非誤、吳世家云、仲雍之曾孫、封於夏墟、為夏后、仲司馬、夏云、祖與孫同號、此老每云

按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據史記、武王克殷、求大伯、仲雍之後、封虞仲於夏墟、是虞仲乃仲雍之孫、而虞國之始封矣、杜註、誤以虞仲為大伯之弟、舊解之誤、蓋本於元凱、然虞之始封、亦與逸民之虞仲異、

史記不足據此特  
據史記不害左傳  
何也

此說未見其必然  
可謂云爾已矣是  
再當之辭似非一  
例

朱注似穩

其斯而已矣

蘭洲先生曰是一句宜在無可無不可之下誤寫在  
此即與可謂云爾已矣一例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張卓菴曰、隱居放言、是一套事、清與權、是聖人從隱  
放內看出、見二子非潔身亂倫者、比廢自是身廢、昂  
隱居二字、放言又隱居內一端、註以身字、對廢字中  
清非隱居、中權貼放言皆非、  
仲雍吳君也、其被髮文身、以適夷俗也、即所以治吳

國矣、非隱居獨善、放言自廢之事、虞仲之為別人不  
亦章字、

無可無不可

即是無適無莫之意矣、尹註、此所以常適其可、可字  
不貼本文、

○亞飯于適楚

以樂侑食者亞飯以上、蓋初飯不須勸侑、故樂師無  
初飯也、

鼓方叔入於河 入於漢 入於海

即如此說空名以  
初侑再侑三侑也  
既曰亞飯則可知  
初飯亦有樂官矣

陸曰入於河、意謂  
非泥、河內漢中並  
是地名、即河傍漢  
傍之也、非但言  
河之內漢之中、

入於河、謂往居于河傍之地、漢亦漢傍之地、海亦海  
傍之地、註內字中字、島字恐並泥、  
皇疏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蘭洲先生曰、此章全係記者之語、蓋有夫子斷之之  
語如上章而脫下二章亦然、

夫子學琴於師襄、見于史記、其說難據、  
註、聖人俄頃之助、恐牽強、不必講、

是章、記魯國衰亂、雅樂敗壞之事也、非樂工皆有賢  
德而隱之、謂蓋天子嘗正樂、有洋洋之美矣、後來再

壞前功斯滅、豈可不深惜焉哉、深惜之、所以記之、

○季隨季駟

揚升菴曰、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命名八人而四韻、季  
隨季駟、隨甸果及、駟烏戈及、

子張

記之多少、偶然耳、題註穿鑿、不必講、

○見危致命 其可已矣

是有奮不顧身之意、與下文思義思敬思哀語氣不相肖、蓋其機迅速、不容思慮者、故不用思字、

未句可字、緊承上士字、猶言可謂士矣、

○執德不弘 不篤 焉能為有 為止

其實執德也、信道也、而不弘不篤、則未足以為有執、有信也、甚言不弘不篤之失耳、重在為有句上為止、

句對說已

○問交於子張可者拒之導賢而容衆  
讀是章宜先詳問者之意夫交有友交有泛交若泛  
交則子張是而子夏非友交友之問者單舉交字必  
是友交非泛交矣當以子夏為是子張為非  
兩言是非必居一於此兩偏及兩可之說皆非  
子張之言以語君子處世之常道則可但不可以論  
友道耳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與子夏所謂不可者  
拒之不相遠子張譏之非也且容衆矜不能等殊非

取友交之義大失問者之意

可者謂可與交者不可者謂不可與交者不可與交  
者非不肖而何豈得不拒乎

葛屺瞻曰賢善皆是可者衆乃庸衆不能則力不  
逮皆是尋常人在可不可之間若不可畢竟他人品  
心術有所未端不可與他交得的子張不深會子夏  
之意而但自伸其說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致遠  
何晏曰小道謂異端皇疏諸子百家之言也

遠字後通字生

農圃醫卜謹守其業者不足言矣夫技藝之流凝思  
積慮明解於其術者乃遂及外事勢所必至庖丁之  
牛輪扁之輪醫和之醫及田疋等瑟種樹皆推及政  
理所謂小道之可觀也今擊劍之夫點茶之豎俗樂  
之伶往々以其術論道理談政治亦可以推古矣不  
諸子百家通農圃醫卜皆是小道矣不當偏說  
○切問而近思  
切問是問之審詳矣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意正同非

切乎己之問

近思乃切乎己之思矣程註類推及思在己者思皆  
未穩

切問與博學對近思與篤志對而而字可玩蓋學問  
之功在外面志思之實、在裏面

○百工居肆

肆只是百工列居之處不必官府

是章正意註前段已備不必俟尹說也說  
是餘意矣  
本文未必有此意宜在圈外

諫字下想脫其若  
二字、君信其忠、民  
信其仁、而後帶之  
諫之也、注誠意惻  
怛亦已甚矣、如康  
剛信三者、於此章  
似無所當、

○君子有三變  
蔡虛齋曰、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  
然、孔子必如此、

○信而後勞其民 厲已 謗已

信字屬彼、若採其本、則自我者、然不可以自我者作  
訓詁、且誠意惻怛、亦落一偏、厲者、人信其不盜、剛者  
人信其不屈、信者、人信其不欺、仁者、人信其不虐、皆  
是、夫不信、大罔之盟、而要一人之諾、世亦有之、豈特  
展禽、子路二人哉、

是章主意、在乎素言行、宜修、有以取信於人、則臨事  
何難之有、苟平素無足以取信、則臨事人不乏信、縱  
有惻怛之意、忠慤之心、反以為厲為謗、遂不行也、此  
是客

○大德不踰閑 出入

譬如身在欄內、全然不出矣、祗端帶無時或逆溢字  
欄外、亦無妨也、

葛屺瞻曰、道理雖要完全、工夫却難並進、若小處顧  
得太周、恐於大處且不免有違碍、



是章論學者工夫也、非論成德人品、

規、於小節末務者、往、失大忘本、是章所誠、意在  
此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君子亦有防微慎小物、其  
與是言、並行而不相悖者、言各有所指、而理各有所  
當、孔門顏曾之外、諸家輒加貶議、亦弗深思焉耳、  
按荀子載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大節是  
也、小節一出、一入焉、中君、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  
無觀其餘、所指雖不同、而語意與是章相發、  
○本之則無

所謂本、謂之高、亦可、謂之遠、亦可、謂之大、亦可、如大  
學正意誠心、其理則一矣、但是等文字、此不宜露出  
元來是章、不當據大學小學着解、

孰先傳焉

程註形而上、所以然、無大小、無精粗等語、別立一業  
則可矣、不可以為此章之解、本文子游以為未、子夏  
以為始、皆謂洒掃應對之為近小、而施教之方、稍有  
異同耳、分明判大小精粗為兩事矣、如之何以無大  
小、無精粗之說、作之解哉、程註唯第一條、得本文之

意其餘、雖園外、恐不當采入者、

○喪致乎哀而止

是抑周末文勝之言、何弊之有、

○難與並為仁

本文一直說、言其堂、不可以為行仁之伴侶而已、

不必分折作解、

○必也親之喪子

朱子曰、魯子之意、本以通論常人之大情、而非互教、

喻人之語也、尹氏所引、自盡之言、與曾氏意合、而惡

子用誠、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不然耳、非以此

章之意為及此也、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獻子之賢、勿主張可也、獻子雖賢、豈能事、盡善、自

非莊子之孝、蓋不能不改焉、

張南軒曰、莊子之不改、意者其政雖未盡善、而亦不

至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sup>不</sup>忍改也、蓋善而不改、乃

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不

可稱難能也、

胡致堂曰、莊子之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於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難。同一臣也、父使之、則順、便得力、子使之、則狠、戾生害。年高有方力者、往、如此、其他人人好尚、有便不使者、不可勝言、然則莊子之不改、父臣亦非易事、蓋寧費思慮、斡旋、苦心忍耐、而不忍改耳、

○民散久矣、哀矜而勿喜、

民之抵罪、由其情年散、無載上之心故也、則姦宄萌生、無復羞耻、既非迫於不得已、又非不知之由、只是

本文曰哀矜似指無知之民恐非指姦民

以上失其道、故民之心術懷亂耳、是以治之者、唯宜

哀矜而已矣、謝註大失竊、

上失道、則民情年散、民情年散、則唯利是餐、誣罔姦詐、復何所忌憚、是章所論在姦民、非指無知之民、

惡居下流

葛屺瞻曰、此非寬針之惡、乃以下流倣之、君子惡居下流、是本意、而特借針以形起之耳、

○如日月之食、見之仰之、

葛屺瞻曰、如日月之食、只是個不遮掩、皆見皆仰處、

注言所以不可階  
升之理、言雖有出  
入、亦何不可

便是凡人不但過要遮掩、即改亦要遮掩、蓋恐有後  
日之改、便顯出前面的過來、總是一團曖昧心腸、  
又曰、易見為仰者、更有欽仰之心也、

○人雖欲自絕

自絕、當亦以日月言、未可露孔子二字、以是比喻中  
語故也、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本文、無大化之別、註不必言、

所謂立之斯立

斯行

斯來

斯和

據所謂二字、是嘗有斯語而舉之也、非為孔子撰斯  
數句、

立行、只以坐起進退為言、猶狙公之調狙、是比喻耳、  
不當以生徒教導等實語作解、

斯來斯和、漸入實解、

其生也榮

榮、史傳多稱鄉人榮之、正與此同、  
孔門於文學英彙、說辭通達、特推子貢、則何必晚年、  
且是語、恐或在夫子奠楹之前、則子貢中身矣、是未

致治化民即是聖人之能事自此而上別有妙道矣

可知者謝註難振  
本文揣摩夫子之功業而言且與成語者意元不深  
決非造極之語何聖神不可知反有謝註似主張大  
過且子禽不知孔子之人豈容遽與語妙道哉

此亦勝說難振  
○咨爾 允執其中  
咨爾至永終 幾堯典之脫文或當在舜讓于德弗嗣  
之下  
王耕野曰今恒言俗語於事當其可者則謂之中其  
不可者則謂之不中惟愚夫愚婦皆能言之又何有  
傳授心法之秘凡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不  
中目之孟子中也養不是也舜自側微至微庸其能  
化頑嚚百揆時叙四門禋之斯時蓋未聞執中之旨

堯曰

○咨爾 允執其中

咨爾至永終 幾堯典之脫文或當在舜讓于德弗嗣  
之下

王耕野曰今恒言俗語於事當其可者則謂之中其  
不可者則謂之不中惟愚夫愚婦皆能言之又何有  
傳授心法之秘凡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不  
中目之孟子中也養不是也舜自側微至微庸其能  
化頑嚚百揆時叙四門禋之斯時蓋未聞執中之旨

聖人之言、豈知印  
板無一字加換乎  
此亦拘局之見耳

也、而所為已如此、豈其冥行罔覺邪、抑天質粹美、而  
暗合道妙邪、迨即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  
六十矣、然自授受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  
者、是堯之所傳、不足為舜損益也。

舜亦以命禹

註據古文尚書、非是、下節微此。

仁齊曰、見曰、舜亦以命禹、則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  
止此二十二字、無危微精一等語、可知矣。

予小子履

是十句、疑湯誓之脫文、當在篇首。

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墨子引湯說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  
天后、曰、今夫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  
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  
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周語、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  
余一人。

簡在帝心

是句、承上二句、

焦弱戾曰、簡在帝心、謂罪人與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敢赦之、蔽之乎、集註益亦是之去

無以萬方 罪在朕躬

仁齊曰、罪在朕躬以上、皆告天之詞、無以萬方、言勿降災祥於民也、民之有罪、實君之所為、罪己而無罪民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何晏曰、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

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在予一人

周親句、承上節、即惟善以為寶之意、謂仁人勝於親戚也、

周有大賚、至予一人、必是一時之語、上當有武王曰三字、古文尚書、分析散在兩處、非也、其拙於補綴、抑亦可以見矣、下謹權量以下、別是一篇文字、勿相混、

謹權量 銓絕世舉逸民

權、今之法馬、非稱錘、

興滅繼絕、蓋不止於四代、舉逸蓋不止於二賢、然今皆無所考、

所重民食喪祭

所重為諱、民食喪祭、是四平語、言四者國政所重云爾、不當據武成作解、

寬則得衆 公則說

仁齊曰、寬則得衆、舊通前、合為一章、然於武王事無見、而與前篇子張問仁章畧同、而逸其半、彼有恭則不悔一句、而公則說、作惠則足以使人、疑因下章有

子張之問、而誤再出典、公字、不見於論語、據前篇當作惠字、

○尊五美屏四惡

是章、不似孔子之言、疑後人之攙入、

○不戒視成謂之暴 賊

馬融曰、不宥戒而責目前成、

此暴字、亦暴惡之暴、與虐字賊字作對、意亦可見矣、暴主疆戾、賊主殘刻、若卒遽無漸、恐非正解、  
尹註恐鑿、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禮言

辨疑夫子之言只是汎舉學者之急務非以三者總包君子之事也尹氏之論斷不可取

110X  
142  
15